

铁血雄关

林晓东 著

深圳社会启示录

海陆空
缉
私档案

海天出版社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之一)

铁 血 雄 关

——海陆空缉私档案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粤新登字 10 号

责任编辑 曾凡益

装帧设计 赵学青

铁 血 雄 关

——海陆空缉私档案

林 晓 东 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深圳)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6 字数 117 千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42-684-8/I·168

定价:6.00 元

深圳社会启示录(纪实文学系列)

主 编： 杨作魁 曾凡益

图书特色： 推介深圳热点 实录特区真情
横断社会丑恶 褒扬人间正气

内容提示：

《铁血雄关——海陆空缉私档案》

辽阔而漫长的边防线，神秘又庄严。走私与缉私，偷渡与反偷渡，在空中、地面及海上进行，使得国门内外“无声的战斗”更具复杂性和艰巨性。这里有美与丑的较量，有正义与邪恶的搏斗，有生死予夺的抗争……

《都市浪漫曲——特区歌舞厅内幕》

深圳特区歌舞厅内，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它既是艺术家们献歌献舞的文艺舞台，又是深圳市民调节紧张生活的娱乐场所；它既是万千青年临工丰富工余生活的好去处，又是少数不法分子寻欢、肇事的发生地。欢乐背后有哀怨，云团前面是撒满金晖的阳光。

《暴涨的身价——房地产市场探秘》

炒卖房地产，被人们认为是当今最快最易最无风险的发财之路。于是，从深圳开始，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涌现了一批专事倒卖房地产的“炒爷”。他们用自己的甜酸苦辣，编织了一串串传奇和幻想、故事与现实，有的终于成了身价暴涨的“大亨”。其秘诀，尽在书中。

《理性的复归——“8.10”股市狂潮追击》

金钱的魔力，驱使数十万人涌上街头，相互争斗。有人贬斥他们是丧失理智，行为返祖；也有人褒扬他们是驾驭时局的弄潮儿，为精明之举。股市狂潮的是与非、功与过，固然还有待历史定评，但它为股份制企业插翅添翼，给一部分人带来丰厚的实惠，乃是十分清楚的。

《黄金街寻梦——“中英街”时空跨越》

祖国的神圣领土，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屈辱。在近百年中，沙头角“中英街”，两种制度、两种势力大搏杀。人们送走了葬身大海的逃亡历史，迎来了黄金满街的辉煌现实。

《人性的超越——100万临工大扫描》

100万有志青年，冲破种种世俗偏见，从祖国的大江南北奔赴南国边陲，投身经济特区建设，掀起了当代中国一股“人口大迁徙”的热浪。这些被称作打工仔打工妹的青年临工，以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辉煌业绩，展示了自身的生命价值，揭示了青年的人生真谛。

目 录

序 言 巍巍国门 铁血雄关	(1)
第一章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7)
田鸡的“秘密”	(7)
毒蛇吓不住人	(9)
田螺里的“文章”	(10)
木瓜里的珍珠	(13)
失败的“木马”及其它	(18)
第二章 摄入档案的镜头	(19)
镜头一：美丽的发髻	(19)
镜头二：忏悔的老人	(15)
镜头三：耍赖的“孕妇”	(24)
可笑、可悲、可叹的闹剧	(26)
第三章 在华丽的外表下面	(31)
巨款打不动关员的心	(31)
“知名人士”露馅记	(34)
女导游的代价	(37)

走私贵妇难过关	(39)
风度翩翩的“绅士”	(41)
第四章 闯不过的关口	(43)
死神也无法庇护	(43)
车厢里的“小人蛇”	(45)
闯不过老模范这一关	(47)
引蛇出洞	(49)
迟来的“登山女郎”	(52)
第五章 货柜车里的世界	(54)
初“下水”的司机	(55)
明知故犯者的下场	(60)
私货藏在哪里	(62)
第六章 批文“大战”	(65)
批文“咏叹调”	(65)
假捐赠 真走私	(68)
胆大的伪造者	(71)
第七章 瞒天过不了海	(74)
• 杀掉“母鸡”不吃蛋	(74)
蒙太奇手法	(78)
迷人的报关女郎	(85)
分秒必争	(91)

第八章 有形和无形的战争	(97)
“黄流”阻击战	(97)
破碎的黄金梦	(105)
堵截流失的瑰宝	(117)
女“艺术家”的“绝招”	(126)
“麝香女郎”的幻梦	(128)
死亡通道	(139)
鲜血在这里流淌	(154)
第九章 搏击在大海	(162)
战恶浪南海斗“老鲨”	(162)
夜缉“软体黄金”的海战	(168)
斗飞艇血洒海疆	(172)
尾声 斗争仍未止息	(183)

序 言

巍巍国门 铁血雄关

如若我们沿着祖国绵延 1.8 万多公里的海岸线、穿过蜿蜒 2 万多公里的内陆边疆作一次长途跋涉,我们便会发现,在宏伟的山脉和奔腾的江河间连成的国境线上,珠联玉缀般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海关;在地理——政治学的意义上,它们是一座座庄严矗立的国门。

新中国海关,是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卫士,也是新中国主权的象征。从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的那天起,它就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这时代的潮头。今天,从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到莽莽苍苍的世界屋脊,不论是在四季如春的南国热土,还是在冰封雪冻的北部边疆,都能见到海关关员的身影——200 多个海关机构恰像一粒粒晶莹璀灿的钻石,镶嵌在辽阔国土的周边上。值此国家和民族处于重要历史关头的时刻,它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既要满怀激情地去拥抱时代的大潮,又要嫉恶如仇地荡涤潜流于国门前的污泥浊水。

走私,就是其中的一股浊流。当今世界,走私已成为

环球诸国共同面临的经济瘟疫。有人作过统计：这些年世界上每年走私的毒品、黄金、钻石，其数量之大，利润增长之快，都足以和当代金融财团相比。据说，每年单是运进美国的毒品，即使按批发价计算，其总额至少也高达数十亿美元。在国际黄金市场上，经走私购买的黄金，超过 10 亿美元。而每年从南非矿井里偷运出来未加工的钻石，其总额至少达 1 亿美元。

新中国海关在共和国诞生以后的 42 年之中，始终牢牢地执掌着祖国赋予的金钥匙。相对于冥冥宇宙、悠悠万古的时空，42 个春秋实在不过是流星般的一瞬间。但对于捍卫国门的海关卫士们，这 42 年迈过的足迹却是极不平凡。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枯燥而光荣的记载：

1950 年至 1979 年的 30 年间，全国海关共查获各类走私案件近 60 万起，案值人民币 1.6 亿元；

80 年代后，走私与反走私更是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严峻局面；1980 年至 1989 年，全国海关共查获案件 25.6 万起，案值人民币 27.4 亿元；

1990 年，海关查获的私货价值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等于建国头 30 年查获案值总和的 4 倍多。

可以说，这是一组以血和生命书写的数字。

尽管走私活动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在巨额利润的强力刺激下，走私活动依然甚嚣尘上。

地处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九龙海关，一向被人们誉为中国联结海内外的重要通道，她既是友谊的桥梁；又是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纽带。同时，也是走

私与反走私异常尖锐、激烈的主要焦点。

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这也是一段伴随着很多复杂的感情因素的历史。

不想刻意张扬，却又无法回避。

一百多年前，老眼昏花的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后，位于荒僻的南海之隅的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一部份，相继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从此，日不落帝国终于在东西相差四个时区——相当于本土四十倍的华夏大地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原以为割地赔款结束战争后，蛮夷和鸦片的骚扰即可终止。谁知旧恨未除，新祸又起。无论是海上或陆上，无论是夷人还是自己的臣民，唯利是图者竟都利用皇帝老爷慷慨赐以的这片弹丸之地，重新干起鸦片走私的勾当。一时间，珠江口、伶仃洋、大鹏湾、大亚湾以及通往大陆腹地的九龙半岛上，重又洋烟滚滚。

清政府为了制止这种羞辱门面的走私活动，在他们以二品高官衔聘请的英人总税务司赫德的热心助推下，于1886年与香港政府签订了《管理香港洋药事宜章程》（又称《鸦片协定》），规定由中国政府设立九龙关，专门对进口鸦片征税和查缉走私。表面看去，这似乎是加强了清政府对鸦片的管埋，还可以从中抽税。殊不知，这其实是使鸦片进口合法化。走私者只要肯出点钱上税，管你是车船装还是人挑马驮，不用再担惊受怕，大可自由自在唱着船歌哼着小调将鸦片安然无恙运到目的地，而查私者呢，只要有税可抽，管你是麻醉精神还是腐蚀灵魂，无须眼红

别人发财，完全心安理得照着规章抽着税厘将银钱送到清政府的银库里。

《鸦片协定》很能体贴皇帝老爷的旨意，所以为便于执行章程中的有关条款，香港政府宽宏大量默许九龙关的总关设在香港，但其税务司必须是英国人。于是，1887年4月2日上午，九龙关开始堂而皇之地在香港维多利亚城皇后大道中16—18号银行大厦二楼办公。可是坐在税务司交椅上的却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英国人——即首任九龙关税务司马根。

时光荏苒，岁月苍桑。九龙关几经神州大地的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其权力机构依然稳如泰山。直到八年抗战期间，日本人赶走了英国人，取而代之接管了九龙关。抗战胜利后，英国人又重新执掌九龙关的大权。当时，在深圳、香港一带水陆两路走私都极为厉害。为了加强缉私力量，九龙关成立了共120人的海关警队；同时，连美国政府也慷慨支持，将战后缴获的舰艇以每艘1美元的价格卖了30艘给九龙关，作为海上缉私之用。这样，到了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九龙关就拥有了全国五大海关之一及华南第一大关的地位，全关共有人员一千一百多人，大小缉私舰只三十四艘。

1949年10月21日，九龙关宣布起义。英国人税务司经蔚斐在香港致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宣布断绝与前总税务司署的关系。

1950年1月28日，“九龙关”改名为“九龙海关”。从此，经历了62年风雨苍桑的九龙海关，其大权才真正掌

握在中国人手里。

勿庸讳言，九龙海关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当初其建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征收鸦片税厘，控制鸦片走私。

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她的使命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她作为祖国名符其实的南大门，在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对外贸易和文化交往方面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而今，在深圳与香港交接的边界线上，九龙海关下设有罗湖、文锦渡、皇岗、沙头角、蛇口等五个一线海关；同时，在与深圳市宝安区、龙岗区交界的“特区管理线”（简称“二线”）上，设有南头、沙湾、布吉等三个海关，成为我国最大的馆客进出口岸和陆上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岸，拥有海关关员 4000 多人，其阵容在全国海关关员中首屈一指，被人们誉为“天下第一关”！每天，从这些关口进出的车辆、人员，犹如一股股巨大的潮流，为国家和民族改革开放的主旋律注入了新的音符，也给走私违法者带来了可趁之机。

无论是在陆路，还是在海上，甚至在空中，走私分子们从未善罢甘休！他们或利用人身、行李物品藏匿私货，或利用大型货柜车闯关走私；或用船艇甚至大马力走私飞艇闯过海上封锁线；或挖空心思巧立名目钻法律的空子；或聚众暴力抗拒查缉甚至哄抢私货……总之，走私手段之诡谲、狡诈，气焰之嚣张，都是前所未有的。

国门巍巍，铁血雄关。人们常说，国门前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是的，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海关卫士们每天都

要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在走私与反走私的斗争中，他们既斗智又斗勇，或踏浪擒凶，血洒海疆；或力战毒枭，英勇无畏……他们以一腔腔热血，一颗颗红心，捍卫着巍巍国门。

每逢更深夜静、闭目凝神之际，我就会感到他们象边境线上那一排排照亮夜空的忠于职守的灯火，又象深圳河里那长流不息奔向大海的激流……我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要为他们提起自己这支笨拙的笔——但愿读者不至于失望！

第一章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田鸡的“秘密”

人们常说，世界上除了卖淫之外，恐怕只有走私算得上是历史上最悠久的一门职业。只是，多少世纪以来，卖淫这门职业的基本内容依然如故，而走私犯却像变色龙一样永无休止地变化着自己的伪装。然而，在我们神圣庄严的国门前，无论走私者们的绝招如何高明，始终难逃海关卫士们一双双敏锐的眼睛。

罗湖桥——我国最大的旅客进出口岸。这里平均每天进出旅客 7.8 万人次，最高时可达 17 万人次。每年累计进出旅客 3500 万，相当于全国进出境人数的一半。

海关旅检大厅里，人头攒动，熙来攘往。

港客邱某急匆匆来到出境通道，瞥一眼排着长队的“红色通道”，然后径直朝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走去。

这“绿色通道”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关为了加快验放、方便旅客进出，按国际惯例专门设立的。只要随身没带需要打税或超出正常范围的东西，便无须申报而可直接走“绿色通道”。邱某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海关的行李过带机

前。按规定，凡旅客手上的行李，无论大小，都应该放在过带机上检查。但邱某趁人多，极快地瞟一下四周，见无人注意他，便提着田鸡随着人群走过了皮带机。

岂料，站在几米外的关员小王捕捉到了这一细节，追上来叫住他：“先生，你的行李为什么不过机？”

邱某吓了一跳，但站定后竭力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阿 sir(先生)，没什么，就几个田鸡……”

“田鸡？”小王从邱某手上接过塑料袋看，确实是田鸡。他掂了掂轻重，漫不经心地问：“买这么多，吃得完吗？”塑料袋一到小王手里，邱某的心就怦怦直跳，脸腮上的一小块肉也跟着跳起来，他恨不能朝自己腮帮掴一巴掌。他挤出满脸的笑容回答：“啊，吃得完，吃得完。不光我喜欢吃，我太太也喜欢吃！……”

小王也不答话，将邱某带到查验台前，从塑料袋里抓出一只青蛙。

邱某的脸色有点变，腮帮上那块肉抖得更厉害。

小王盯着邱某的眼发问：“你这田鸡吃了什么东西，嘴里老吐白沫？”邱某已经掩饰不住脸上的慌乱，就像小偷被当场抓住一样，再怎么撑也撑不住了，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没吃什么……没吃什么，田鸡就是这样子！”

看到邱某神色如此，小王心里早已有数，毫不犹豫地一剪刀剖开一只田鸡的肚皮，邱某的脸色顿时大变。

原来 5 斤田鸡的肚皮里，一共藏着 10 万元港币！邱某垂头丧气：“你们……太神啦！连这也查得出来，我算服啦！”

毒蛇吓不住人

有人作过一个比喻：假若说海关通道是个舞台，那么，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们就象演员来到这个舞台上“亮相”；海关关员恰如那严厉的舞台监督，在演员们举手投足之间，便能察觉是谁“演砸”了。

别说田鸡肚里藏港币算“绝活”，比这绝的还大有人在。你会用田鸡作道具，别人比你更厉害，借用毒蛇来“演戏”。

港客罗某，从内地返香港经罗湖海关出境时，什么行李也没有，就提了一只细铁丝笼。过关时，罗某大摇大摆将铁丝笼往皮带机上一放，过了机，又大摇大摆拎起就走。关员小吴马上从机房里出来叫住他。刚才，小吴从机房的荧光屏上看到一只网状的东西，他能判断出是一只笼子，可笼子里是什么，在荧光屏上却反映不明显，所以便出来将罗某叫住。

“先生，你这笼子里装的是什么？”小吴问。

“毒蛇。”罗某平静地回答。

“毒蛇……？”罗某将笼子提高到小吴的面前说：“不信你看，阿 sir，香港毒蛇贵，我回大陆探亲，专门买一条回去做药！”

小吴一看，那盘成一圈睡在笼子里的蛇被罗某提起一颠，仿佛睡醒过来，顿时把蛇头昂得高高的，嘴里吐着